

總文學習系大



# 評批我自與評批論

行印衣書大



選文醫學大

評批我自與評批論

編會員委編輯店書大衆

出版編號0410

---

大眾學習文選  
論批評與自我批評

---

大眾書局印行

北京·天津·上海

一九五〇年五月

基本定價

---

## 毛澤東同志論自我批評

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發生灰塵的，也應該打掃與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不是抵抗錯誤、缺點這類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與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慘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我們還有什麼錯誤的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與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爲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或錯誤、缺點，不能犧牲嗎？（《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

我們邊區的生產，無論在農民羣衆方面、機關學校方面、軍隊方面、工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軍民關係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同志對於羣衆觀點已經加深，對於結合羣衆大進一步的表現。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簡

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濶的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土養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判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爲了清潔，爲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組織起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最後，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露，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壞的東西，以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露錯誤、批評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爲救人，而不是爲了把人診死。一個人發了盲腸炎，醫生把他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也不管他的錯誤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爲一個好同志。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解決問題的。思想上的毛病，與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取看菴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一九四二年二月）

## 目 錄

- 毛澤東同志論自我批評 ······
- 論自我批評 ······
- 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 斯大林
- 批評與自我批評——蘇聯社會發展的辯證規律 ······
-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蘇維埃社會發展的原動力 ······ 列昂諾夫
- 嚴格實行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 索柯洛夫
- 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 真理報
- 批評與自我批評——布爾什維克底培養幹部的方法 ······ P·卡爾寧
- 布爾塞維克的教育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 ······ S·梅奧采夫
- 企業黨管理中的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 ······ 高金娜娃

為什麼我們必須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東北日報

漫談批評與自我批評.....衛理

擎起前進的武器.....康莊

職工們怎樣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大眾日報

談缺點及改正缺點.....陳重人

怎樣檢討自己的缺點.....魯永興

## 毛澤東同志論自我批評

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體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發生灰塵的，也應該打掃與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錯誤、缺點這類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與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慈前捨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我們還有什麼錯誤的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與侵蝕我們的進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爲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或錯誤、缺點，不能犧牲嗎？（『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

我們邊區的生產，無論在農民羣衆方面、機關學校方面、軍隊方面、工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軍民關係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同志對於羣衆觀點已經加深，對於結合羣衆大進一步的表現。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現

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劣的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判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爲了清潔，爲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組織起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最後，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壞的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評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爲救人，而不是爲了把人診死。一個人發了育陽炎，醫生把他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也不管他的錯誤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爲一個同志。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解決問題的。思想上的毛病，與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取舊蘇聯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蘇聯學風黨風文風」，一九四二年二月）

# 論自我的批評

斯大林

(本文係斯大林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在聯共(布)莫斯科組織底積極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底部分。該報告題名爲「論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合全會底工作」，共分四部分：(一)論自我批評，(二)糧食採購問題，(三)沙赫亭事件，(四)總的結論。全文載蘇聯國家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印行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

全會工作中的特點，全會討論和全會決議的特點，就是這個事實：全會的工作從始到終是在激烈的自我的批評底標誌下進行的。不僅如此，在全會上沒有一個問題，沒有一次發言，是不帶有對我們工作缺點的批評，不帶有我們組織底自我批評的。對我們缺點的批評，誠實的和布爾什維克的對黨、對蘇維埃、對經濟工作機關的自我批評——這就是全會工作底一般色彩。

我知道，在底隊伍中有些人一般不喜歡批評，尤其不喜歡自我批評。這些人，我可以稱之爲「塗了漆的」共產黨員，時常咕噥着，揮開自我批評；嘿，又是這該死的自我批評，又是揭露我們的缺點——可不可以讓我安靜地活下去呢？顯然地，這些『塗了漆的』共產黨員與我們黨底精神、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精神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於是，由於那些遠不然忙歡迎自我批評的人們有了這種情緒存在，所以我們便請問一問：我們是否需要自我批評？自我批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而且自我批評有什麼好處？

同志們，我認爲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就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我認爲：沒有它，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體制，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而我們的缺點還很多。這是必須公開和減質

地承認的。

自我批評口號不能算作新的口號。它是布爾什維克黨底基礎。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既然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而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則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共產黨是不把而且不能把政權分給其他政黨的，——那末，如果要想前進，我們自己就應當揭露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再沒有人來揭露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自我批評應當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重大力量之一，同志們還難道不明白嗎？

自我批評口號在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獲得了特別強有力的發展。為什麼呢？因為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消滅了反對派以後，在黨內便造成了一種我們不能不加以重視的新情況。

情況底轉折之處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再也沒有或幾乎再也沒有反對派了，就是由於容易地取得了對反對派的勝利，而這（即勝利）本身對於黨是極重大的好處，所以在黨內便能造成高枕而臥、安然自在、閉眼不看我們工作缺點的危險。

容易地取得對反對派的勝利，這對於我們黨是極大的好處。但它自身包藏着特別的缺點。就是黨能被自滿的情緒、被自以為是和高枕而臥的情緒所滲透着。而高枕而臥是意味著什麼呢？這是意味著：棄送我們的前進運動。而爲了不使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便需要自我批評，但不是反對派所進行的那種惡意的、實質上是反革命的自我批評，而是誠實的、公開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

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估計到了這個情形，提出了自我批評口號。從此自我批評底浪潮便日益高漲起來，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全會底工作上也刻上自己的標記。

怕我們的敵人、國內敵人和國外敵人利用我們的缺點，大聲叫喊：呵，他們布爾什維克那樣並不是百事順遂，——那就奇怪了。我們布爾什維克要怕這一切——那就奇怪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力量也正在於：他們

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讓黨，讓布爾什維克，讓我們一切誠實的工人和勞動分子來揭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建設中的缺點吧，讓他們指出消滅我們缺點的途徑，以便我們工作中和我們建設中不再有停滯、糟粕、腐敗的現象，以便我們的全部工作，我們的全部建設一天天地改善並且從成功走到成功吧。現在主要的就是這個。此外就讓敵人去胡聊我們的缺點吧——這樣的小事情是不能而且不應當使我們布爾什維克窘困的。

最後，還有一種情形，促使我們要進行自我批評。我指的是羣衆與領袖的問題。最近在我們這裏開始達成了領袖和羣衆間的某些特殊關係。一方面，在我們這裏劃分出了，從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領導者集團，這些領導者威信愈來愈高地上升着，而且這個集團高得幾乎是羣衆所達不到的了。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羣衆，首先是一般勞動羣衆，提高得非常地慢，他們開始眯着眼睛從下向上看自己的領袖，而且往往怕批評自己的領袖。

當然，我們這裏形成了一個上升得很高和有很大威信的領導者集團，——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我們黨很大的成績。顯然地，沒有這樣一個有威信的領導者集團存在，要領導很大的一個國家是不可想像的。但是，領袖們在上升時候便離開羣衆，而羣衆則開始從下向上地看著自己的領袖而不敢批評他們，——這個事實便不能不造成領袖脫離羣衆和羣衆離開領袖的某種危險。

這個危險能造成這樣的一種結果，即領袖驕傲起來，自以為一切都對。上層領導者驕傲起來，開始瞧不起羣衆，這能有什麼好處呢？顯然地，除了使黨滅亡而外，是不會有別的結果的。可是我們却願意前進和改善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使黨滅亡。正是為了前進並改善領袖和羣衆間的關係，就必須時時刻刻開放自我批評底門戶，必須給蘇維埃人們以可能性來「咒罵」自己的領袖，犯了錯誤就批評他們，使得領袖不驕傲而羣衆不離開領袖。

有時候人們把羣衆和領袖問題與提拔幹部問題混為一談。同志們，這是錯誤的，這裏所說的不是提拔幹

的領袖，雖然這件事情是值得黨嚴重注意的。這裏所說的是保存已條捷拔起來的和有威信的領袖，建立他們與羣衆之應經常的和牢而堅的聯繫。這裏所說的是憑着對我們缺點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去組織黨廣泛的討論、工人階級的廣泛輿論，來作為生動的和聰明的精神上的監督，而擁護有威信的領袖，如果他們要保持黨的威信、信任、工人階級底信任，就應當細心地傾聽這些意見。

在這個意思下，我們黨——蘇維埃的報刊底意義的確是不可估計的。在這個意思下，不擋不歡迎「真理」報之首倡組織「工農檢查團」來進行對我們工作缺點的有系統的批評。不過還必須努力使批評嚴肅而深刻，不要浮光掠影。在這個意思下，也應該歡迎「共青真理」報之首倡熱烈和勇敢地攻擊我們工作底缺點。

有時候人們責罵批評者，說他們的批評並不是十全十美的，說批評有時候不是百分之百地正確，往往人們要求批評每一點都應該是正確的，而如果批評不是每一點都正確的，他們便開始叱責、譏罵起來。

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危險的錯誤。只要把這個要求試提出來，你們就會乘住成千成萬願意糾正我們的缺點但有時候還不善於正面地表達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訊員、農村通訊員底口。這便是死路，而不是自我批評。

你們應當知道：工人們有時候對於我們工作底缺點有點怕說實話。他們有點怕，不只是因為他們因此會「挨打」，而且是因為他們怕人們「笑」。他們批評得不完全，在自己身上體驗到我們工作和我們計劃底缺點的普通工人和普通農民，怎樣能井井有條地論證自己的批評呢？如果你們要求他們的批評百分之百正確，那末你們就會消滅任何來自下面的批評底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評底可能性。所以我認為：即令批評只包括著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那末就是這樣批評也應該歡迎，細心地傾聽，抓住其中還全的良心。我再說一遍：當然的話，你們就得把成千成萬忠心於蘇維埃事業的人們底口應住，因為他們在自己的批評工作中是沒有錯

够的經驗，但是真理本身是從他們的口中說出來的。

正是爲了不壓制自我批評而把它展開起來，正是爲了這個，就必須細心地聽完蘇維埃人們底任何批評！即令這個批評有時候並非完完全全都是正確的。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使羣衆確信：他們不會因爲不完善而批評而「挨揍」，也不會因爲他們批評有某些錯誤而被「嘲笑」。只有在這個條件下，自我批評才能具有真正的羣衆性質和真正的羣衆面貌。

不言而喻，這裏所講的並非「任何種類的」批評。反革命者底批評也是批評。但這種批評底目的是要打擊蘇維埃政權，破壞我們的工業，瓦解我們黨的工作。顯然地，這裏所講的不是這種批評。我們所講的不是這種批評，而是來自蘇維埃人們的批評，是其目的在於改善蘇維埃政權機關、改善我們工業、改善我們黨和職工會工作的批評。我們須要批評是爲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而不是爲了削弱它。正是爲了鞏固和改善我們的事業，正是爲了這個，黨才頒佈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口號。

如果自我批評執行得正確和誠實，那末我們對自我批評口號首先期望些什麼呢，這個口號能給我們什麼結果呢？這個口號應當至少給我們以兩個結果。第一，它應當提高工人階級底警覺性，把工人階級對我們缺點的注意力尖銳化起來，促進這些缺點底改正，並且使我們工作中任何的「意外」成爲不可能。第二，它應當提高工人階級底政治修養，發揮他們的國家主人翁感覺，並且促進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的訓練。

你們是否注意到：不僅沙赫亭事件，而且一九二八年一月的糧食採辦工作危機，對於我們很多同志都是「意外」？在這一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沙赫亭事件。一批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專家工作了五年，從國際資本底反蘇組織接受指令。五年來我們的組織寫出了和發出了各種各樣的決議和指令。當然，我們石炭工業底事業到底還在上升着，因爲蘇維埃經濟織系是如此生氣勃勃和強大有力，以致於不管我們的沒腦子和我們的錯誤，不管專家們底破壞工作，我們的石炭工業畢竟還是勝利了。五年來這批反革命專家在我們的工業裏進行

了危害工作，炸毀爐鍋，破壞機器等等。我們却坐着，安鍋無事。結果「突然」，像冷水凍頭一樣——發生了沙輪亭事件。

同志們，這是正常的嗎？我想這是非常不正常的。拿着船舵，掌鍋看著，但什麼也看不見，一直到情況把我們的鼻子拉上礁石上什麼災難——這並不等於領導。布爾什維主義不是這種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必須調查。而預見總不是容易的事情，同志們。

一二十個領導同志注視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而工人羣衆則不願意或不能夠注視和發現缺點，——這是一回事。這裏有一切把握可以斷定一定會看漏一些缺點，發現不出所有的缺點。幾十萬和幾百萬工人同一二十個領導同志一起注視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揭露我們的錯誤，參加組織建設事業並指出改善事情的途徑。——這是另一回事。這裏更有把握可以斷定不會有意外發生，不良的現象將及時發現，並且將及時採取辦法來消滅這些現象。

我們必須這樣地處理事情，以便工人階級底警惕性能獲得發展而不致被壓制，以便千百萬工人都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共同事業，以便千百萬工人和農民，而不只是一二十個領導者，刮目注視我們建設底進程，指出我們的錯誤並把它們拉到日光下來。只有在這個條件下，在我們這裏才不會有「意外」發生。但是爲了能做到這點，我們就必須展開來自下面的對我們缺點的批評，我們就必須造成羣衆性的批評，我們就必須接受和實現自我批評口號。

最後，與實行自我批評口號相聯繫，關於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量問題，關於培植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的技能問題，列寧曾經說過。

「我們所缺乏的主要東西——是文化，是管理底本領。……新經濟政策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完全給我們保證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問題「只是」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文化力量。」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培植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管理工業的技能和本領。

如果我們不發揮工人底力量和能力，不發揮工人階級優秀分子底力量和能力來批評我們的錯誤，指出我們的缺點並推動我們的工作，那末我們能不能在工人階級中間培養這些技能和這種本領呢？顯然是不可能的。

那末需要什麼，才能發揮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者底力量和能力，並使他們能獲得管理國家的技能呢？

爲了這個，首先就須要誠實地和布爾什維克式地實行自我批評的口號，誠實地和布爾什維克式的實行從下面對我們工作缺點和錯誤的批評的口號。如果工人利用公開和直接地批評工作缺點，改善我們工作和推動我們工作的可能，這是意味着什麼呢？這是意味著：工人們變爲國家、經濟、工業領導事業的積極參加者，而這就不能不提高工人底國家主人翁感覺，提高他們的積極性、他們的警惕性、他們的文化。

工人階級文化力量問題是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之一。爲什麼呢？因爲在至今存在的一切統治階級中，工人階級這一統治階級是佔有一種稍爲特別的和不很有利的地位。至今曾佔過統治地位的一切階級——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同時又是富有的階級。他們有教自己子弟以管理方面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的可能。工人階級與這些階級的區別就是在於：它是貧窮的階級，它從前沒有教自己子弟以管理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的可能，而且它只在現在，在取得政權後，才獲得了這種可能。

我們文化革命問題之如此迫切，就在於這一點。誠然，蘇聯工人階級在其十年統治中在這方面的成就，比地主和資本家一百年的要大得多。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是這樣：我們所作到的成績還遠遠不够。因此，凡是能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量發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論便利於培養工人階級管理國家和工業的技術和本領的手段——凡是這樣的手段，我們都應當盡量地利用。

但是從上述的一切可以得出結論說：自我批評口號是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力量、培養工人階級管理技能的最主要手段之一。由此又得出一個理由，說明實現自我批評口號是我們生命攸關的任務。

一般講來，責成我們把自我批評口號當作迫切口號的理由就是如此。

因此，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全會底工作是在自我批評底標誌下進行的，這就毫不足怪了。

（曹葆華、毛岸青譯）（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三日人民日報）